

臺東縣弱勢學生課後照顧的實踐與反思： 以東光計畫在尚武生命教會的實況為例

譚昌國*

壹、前言

本篇論文是筆者對於自己在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從事弱勢學生課後照顧四年多來之經驗的反思，因此先向讀者說明一些背景。由於筆者的妻子長期在臺東縣大武鄉的兩所國小擔任英語代理教師，我們因而選擇鄰近學校的尚武村居住。另外一個選擇住在尚武村的理由，則因為筆者是基督徒，在尚武村的尚武生命教會聚會並且服事。筆者每天往返於尚武村與臺東大學知本校區，閒暇之餘經常聽到妻子談到學校裡的孩子，放學之後功課沒有寫，在學校裡上課跟不上進度，甚至乾脆呈現放棄的狀態，任憑老師怎麼逼怎麼罵就是不肯學。在妻子的建議之下，我們在教會開始進行課後輔導，

* 現任：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其實就是想幫助孩子將功課寫完。一兩個學期下來，學生開始湧入教會，我們發現有許多學生有課後照顧的需要。我們嘗試去了解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發現他（她）們有些是由祖父母在照顧，有些父母已經離婚，由父方或母方在照顧，有些來自於原住民家庭，有些學生的母親是外籍配偶。

尚武村是臺東縣的一個小縮影，處於臺灣的邊陲地帶，由於產業不發達、交通不便、就業機會少，青壯年勞動人口大量外移。還有種種因素造成學童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也因為原住民族占全臺東縣人口近三分之一，有相當多學童來自原住民族家庭。這些學童的原生家庭經濟地位較弱勢，限制他（她）們往後的發展機會。如果透過教育能夠培養他（她）們足夠的學識和能力，以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他（她）們或許有翻轉的機會。但是由於在偏鄉的教育資源本來就不豐沛，而弱勢家庭對於學生能提供的教育支持也相當薄弱，翻轉的希望就顯得渺茫。臺東偏鄉的弱勢學生因為他（她）們的出生背景，很可能陷於持續貧窮的循環困境，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處理的社會議題。

政府和民間團體有鑑於此，提出一些弱勢學生課後照護的方案，希望透過課後輔導、提供晚餐、陪伴閱讀和寫作業的方式，幫助弱勢學生跟上學習進度。例如教育部有「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夜光天使計劃」，而民間有博幼基金會的課輔方案、「永齡希望小學」、「小秀才學堂」等。新希望基金會於2006年開始推動「東光計畫」，和臺東縣約20間教會合作，提供偏鄉原住民部落和平地貧困家庭學童課後照護，並結合各教會的青少年與兒童關

懷，提供品格教育、全人教育和實現夢想的機會。筆者目前以大武鄉的尚武生命教會為基礎，也參與了「東光計畫」的執行。本論文嘗試以一個參與者／行動者的觀點，對於東光計畫的實踐，進行民族誌研究和觀察紀錄。並希望能對弱勢學生課後照護議題，提出反思與改進之道。

貳、文獻回顧

一、弱勢學生與課後照顧

本論文關注的對象是臺東縣的弱勢學生，以及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幫助弱勢學生。但是到底「弱勢學生」（disadvantaged students）的定義為何？這是必須首先釐清的議題，因為不管是教育體制內所推動的補償教育，或是如新希望基金會所推動的東光計畫，都是鎖定以「弱勢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如果未能明確界定「弱勢學生」的內涵和範圍，很可能造成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和浪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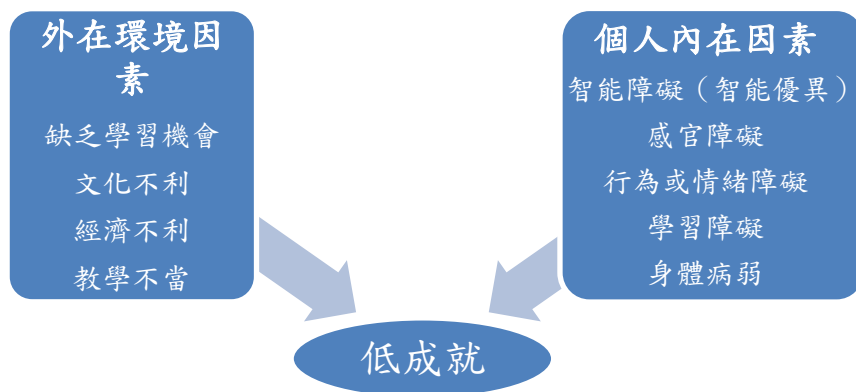
陳淑麗指出，「弱勢」是一個統稱，最常見的概念性定義通常指缺社會競爭力的群體，但操作性定義，則會隨著時空背景或政策性質而異。例如勞工政策所指稱的弱勢，主要著眼於經濟的弱勢；而教育政策所指稱的弱勢，則包括經濟不利、文化不利、地理位置不利等因素。總括來說，國內弱勢教育最常見的服務對象主要有五類，包括「原住民、外籍和大陸配偶子女、身心障礙學生、低收入戶及單親或隔代教養子女」等類型。前兩類的主要核心問題是文化不利，後兩類則是經濟不利（陳淑麗，2009：14-15）。

陳淑麗的研究幫助我們對弱勢學生的定義有一個初步的掌握，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弱勢學生產生的因素以及弱勢學生和學習表現的關聯。以上所說的經濟不利，我們可以理解是因為家庭的收入低或是貧窮，使家庭能投注的教育資源有限，因而使學生處於相對弱勢的處境。但是文化不利是甚麼意思？為什麼「原住民、外籍和大陸配偶子女」在教育上是處於文化不利的情況呢？教育人類學家John Ogbu對於此問題提出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說法。他指出造成學生在學校適應上的差異情形的原因，在於學童的文化背景和學校文化之間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他並指出「不連續性」存在於文化價值、認知、動機、溝通與互動等層面，進一步可以分為「普遍性」（universal）、「初級」（primary）與「第二級」（secondary）三種。「普遍性」的文化不連續性是指所有學童都會面對從家庭生活到學校生活的落差，「初級」的文化不連續性是指來自移民與非西方國家家庭學童在面對美國學校教育文化時的衝擊，「第二級」的文化不連續性是指來自「階層化」弱勢族群的家庭的學童，家長不願或無力協助學童適應主流社會的學校文化，也造成學童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容易產生「不成比例失敗的情形」（Ogbu, 1982: 291）。

從Ogbu的分析來看，臺灣的原住民和新移民家庭的子女，因為他（她）們的家庭文化和臺灣主流社會的學校文化的不連續，造成適應學校環境的困難。而此文化不連續性主要是初級的，但也可能包括第二級的，也就是原住民和新移民子女家庭，同時也是低收入戶、單親和隔代教養家庭。因此上述陳淑麗所說的文化不利和經

濟不利，可能同時發生在某些弱勢學生身上，也加深了這些弱勢學生適應學校文化環境的困難。從東光計畫的學生背景資料來看，就有相當高比例的學生承擔雙重不利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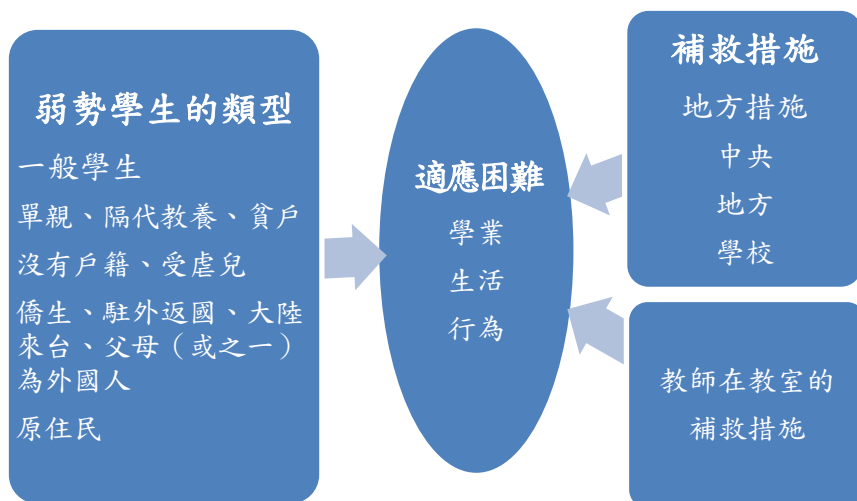
弱勢學生之所以需要特別關注，是因為他（她）們在學習上通常有「低成就」（underachievement）的現象。根據美國特殊教育學者Samuel A. Kirk的觀點，學業低成就之原因大致分成環境和個人因素兩方面，如圖一所示（引自洪儷瑜，1995：110）：



圖一 造成低成就之可能因素

Kirk 將外在環境因素細分為缺乏學習機會、文化不利、經濟不利和教學不當等，而個人內在因素定位在個人不可改變的障礙，亦指身心障礙，例如智能、感官、行為或情緒、學習障礙等，或是生理疾病所造成的低成就。圖一的左邊所示的環境因素是屬於一般普通教育的輔導範圍，而右邊所示的個人因素則是特殊教育所服務

對象。洪儷瑜（2001）的著作，以外在環境不利的弱勢學生作為補救教育調查之主題，提出「帶好每位學生」－義務教育階段補救教育系統之整合研究，其研究架構很適合本論文之研究目標，如以下圖二所示：



圖二 「帶好每位學生」之整合研究架構

洪儷瑜的研究成果顯示，環境不利的弱勢學生可以綜合分類為家庭不利、文化殊異和原住民三類。家庭不利的類型包括單親、隔代教養、貧戶、沒有戶籍、受虐兒等。文化殊異包括僑生、隨父母駐外返台學生、大陸來台生、外國人或父母之一為外國人。而其中原住民與其他文化殊異的類型相異，需要獨立為一類。例如，原住民學生以學習動機低落為最明顯的困難，而其他文化殊異學生以跟不上班級進度為明顯困難。洪儷瑜也指出，環境不利的弱勢學生的補救教育需求應包括學業、生活和行為三方面。傳統補救教育均著

重在學業或行為，然而從三類環境不利的學生適應困難看來，三組學生兼有生活、學業和行為方面的適應困難。因此，學校的補救教育的規畫應包括生活、學業和行為三方面補救，不應有所偏廢，以免無法兼顧學生的多重適應困難（洪儷瑜，2001：61）

英美等許多國家對於弱勢學生提供補償教育，約始於1960年代，啟動的時間較早。在臺灣直到1991年左右，才開始關注弱勢族群的補償教育。一直到1996年，教育部參考英國教育優先區計畫政策，推出為期三年，補助經費高達120億的「教育優先區計畫」。這個計畫試圖以「積極差別待遇」來補償教育條件居於不利地位之區域或族群，實施至今已將近20年，目前仍然是國內弱勢地區學校最重要的補助經費來源（陳淑麗，2009：24）。教育部在2003年啟動「課後照顧服務方案」，這個方案的服務對象不限於弱勢學生，而是同時擴及有課後照顧需求的家庭，其目標是以家庭作業指導和生活照顧為主，並非補救教學。但是為了公平原則，非弱勢學童須自費參加。2006年教育部整合一些屬性相近的方案，推出「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以下簡稱攜手計畫）。攜手計畫的目標與教育優先區計畫相近，都是以解決弱勢學生學業成就低落的問題為主。但攜手計畫大幅提高課輔師生比，並擴大了師資來源。在成班的規定方面，班級人數從教育優先區計畫的以20人為原則（不得少於10人），到攜手計畫調整為每班不得高於12人。在課輔師資來源方面，教育優先區計畫以服務原班級學生為原則，課輔工作多由現職教師擔任。但攜手計畫師資管道非常多元，國中小現職教師、退休教師、國中小儲備教師、大專學生和具大專學歷之社會人士等，

都具備擔任補救教學的資格（陳淑麗，2009：25）。

陳淑麗指出，目前國內政府對於弱勢學生的補償教育，就是上述的三種方案：教育優先區計畫、攜手計畫以及課後照顧方案。這三個方案的目標或策略雖有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透過外在資源的補償，彌補弱勢學生起點的不利，以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以及「社會正義原則的精神」（陳淑麗，2009：25）。

除了以上公部門對弱勢學生所推行的課業輔導政策，近年來有許多私部門的基金會、宗教團體、民間組織等，致力於服務弱勢學童。林妙如（2008）指出有專做補救教學的「博幼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也有伴讀安親為主的「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北投「八頭里仁協會」、「彩虹原住民協會」；還有到全國偏遠地區開辦課輔、育樂教室的「世界展望會」等。在這篇報導中也引用臺東大學曾世杰教授的看法，認為補救教學非常專業，而且政府已投入大筆經費，應該在學校徹底落實。民間公益組織要接手弱勢學生照顧，就可以全心放在供餐、陪伴與作業指導上（林妙如，2008）。

蔡佩津（2012）則整理了臺灣各民間與私部門的課業輔導計畫，從服務區域和課輔師資來源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服務地點遍及全臺灣的「永齡希望小學」、「小秀才學堂」，是聘用現職教師擔任課輔老師。第二類是在有大學的鄉鎮，則會募集大專生為主要的課輔教師，例如TVBS課輔計畫（新竹地區）、播撒希望種子方案（新竹、臺南地區）、博幼基金會（南投地區）。¹第三類是

¹ 臺灣揚帆協會的工作也可歸入此類型。揚帆協會於 2007 年開始，招募東

在較偏遠的地區，以部落的家長或團體裡的成員擔任課輔教師，例如東光計畫及小太陽計劃、博幼基金會。本論文的主題東光計畫，以臺東縣地區的弱勢學生課輔為主要服務對象，屬於上述的第三類。

如上所述，政府與民間對於弱勢學生課後照顧都投注了不少的資源，但是這些計畫與方案的成效如何？如何評估課輔的成效，好做為後續改善的依據？這是關心課後照顧的教育工作者想知道的重要議題。陳淑麗與熊同鑫（2007）對於臺東縣弱勢國中學生課輔現況的研究指出，目前臺東縣學校對於課輔成效的評估，以行政教師和課輔教師的主觀感受為主，缺乏一套系統性的評估分析系統（陳淑麗、熊同鑫，2007：125）。陳淑麗（2008）對於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現況調查之研究指出，國內課輔實施的內容以「家庭作業指導」比率最高，而「家庭作業完成率與品質」是課輔老師最常採用的評估指標。但是除了月考成績，國內的課輔沒有發展出能比較前後差異的成效指標，也就是我們並不看重可計量的成效評估指標（陳淑麗，2008：24-26）。

筆者相當認同陳淑麗的觀點，即對於課輔成效的評估，需要有

華大學的學生擔任課輔老師。近年來擴展到臺東縣知本地區，應用在東華大學成功的模式，招募臺東大學的學生擔任課輔老師。揚帆協會的服務內容還包括校園生命品格教育，協會的宗旨與目標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很深。參考臺灣揚帆協會網站，網址：<http://www.taiwansail.org/#>。檢閱日期，105年10月3日。

客觀、有系統且可計量的指標，才能實際找出弱勢學生接受課輔前後的差異。但因本論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對於課輔成效評估偏重於課輔老師與學生的主觀評量。未來希望能發展出系統且可計量的指標，來克服這個限制。

二、新店行道會、新希望基金會與東光計畫

東光計畫是由新店行道會的新希望基金會所規劃與執行的，以下先對新店行道會以及新希望基金會做一些背景介紹。

新店行道會原是台北行道會的分堂，由羅柏森所創建，是行道會體系²進入臺灣後的第十三間禮拜堂（陳思，2016：72-73）。新店行道會的第一禮拜堂，於1976年5月16日成立於當時的臺北縣新店市百忍街。羅柏森邀請當時還在中華福音神學院唸道學碩士三年級的張茂松傳道夫婦，前來擔任傳道人。同年8月1日，張茂松牧師開始正式帶領第一次主日。教會剛開始，每次聚會不到10人，但張茂松牧師憑著信心、愛心、熱情與殷勤，讓新店行道會日漸興旺，

² 行道會歷史可追溯到 1885 年，來自瑞典國教信義宗背景的一群基督徒，在美國芝加哥成立了行道會（Covenant Church）。1890 年美國行道會差派第一批宣教士到中國，在臺灣的事工始於 1952 年。最早設立的是臺北教會、北投教會、豐原教會、屏東教會等，至 1965 年教會數已達 11 間。此後，行道會各處教會由臺灣同工負起牧養和拓殖的工作。參考全國宗教資訊網，網址 <http://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221>。檢閱日期，105 年 9 月 26 日。

到第三年就有固定的50位會友。1980年5月18日，新店行道會成立四週年，三層樓的第二禮拜堂也正式啟用。1982年11月28日，新店行道會建立了在新店三民路的第三禮拜堂，會眾人數從200人，增加到五年後的500人，帶來新店行道會第一次的屬靈大復興。1991年3月3日，在三民路原址買下租用的土地，建立了第四禮拜堂。在此時期張牧師開辦多種慈善事工，幫助關懷社區－孤寡老人的探訪送餐服務，以及小太陽課後陪讀班等。2012年12月8日，在新店溪小碧潭一側的第五禮拜堂－卓越美河堂舉行獻堂禮拜，此時新店行道會的會眾已達到3000多人（陳思，2016）。不僅如此，新店行道會還有臺灣及海外分植堂50餘間。³

新店行道會於2001年設立「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新希望基金會」（以下簡稱新希望基金會），設立的動機與背景如下：

基督教新店行道會自創立以來，以宣揚福音，傳講耶穌基督救世、救人之真理為宗旨，致力於兒童、青少年、老人、婦女等多項工作，實踐基督愛世人之使命。為擴大服務範圍並有效結合社會資源，於民國89年發起籌組新希望基金會並呼籲信徒奉獻，於90年6月向新北市政府提出申請，並在90年8月6日獲核准。⁴

³ 參考新店行道會網站，網址 <https://www.topchurch.net/whoweare/>。檢閱日期，105年9月26日。

⁴ 參考新希望基金會網站，網址 <http://www.newhope.tw/#>。檢閱日期，105

新希望基金會的核心信念為：

我們相信每一個家庭都可以重修破口，活出盼望。每一位受助者都可以獲得豐盛的生命，並擁有熱情完成夢想。以信心打造台灣的未來，用盼望勾勒台灣的願景，用愛心醫治台灣的土地。⁵

新希望基金會的服務工作，分為弱勢兒童課後陪讀、更生教化重建、急難家庭援助、社區服務四大領域。東光計畫即屬於第一項弱勢兒童課後陪讀，在這個項目中還有小太陽計畫，兩者的性質與內涵相當接近。⁶在組織上，新希望基金會設置董事會，董事長為張茂松牧師，其下有兩位常務董事以及八位董事。常務董事之一的余明勳，和其妻子蘇茜，是新店行道會差派到臺東的職場宣教士，也是東光計畫十年來的主要執行者。⁷新希望基金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友奉獻、基金孳息、社會大眾捐款、政府補助、社團贊助及

年9月26日。

⁵ 參考新希望基金會網站，網址 <http://www.newhope.tw/#>。檢閱日期，105年9月26日。

⁶ 兩者主要的差異在於服務對象所居住的區域，小太陽計畫以新店市附近的新北市地區弱勢學童為主，而東光計畫以臺東縣地區為主。

⁷ 參考基督教論壇報網站，網址 <http://www.ct.org.tw/1240697>。檢閱日期，105年9月26日。

其他收入。⁸新店行道會每年都會發動會友，辦理街頭募款或園遊會，為東光計畫的弱勢學童籌措經費。

東光計畫開始於2006年，張茂松牧師曾陳述他對於東光計畫的理念：

在弱勢中的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家庭、成長環境，面對家庭經濟窘迫、家庭環境失序的孩子們，他們的願望或許只是三餐的溫飽，有一個家，能跟上學校的功課……這時，外界的扶持，絕對是他們面對人生困厄時最重要、強有力的後盾。「教育」能改變孩子貧窮的宿命，對弱勢家庭的孩子而言，「在校教育」與穩定「課後陪伴學習」，是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的重要關鍵。……非常謝謝各界企業與愛心人士的奉獻與支持，讓許多弱勢孩子放學後可以有一處穩定的地方一吃晚餐，有人陪他們做功課，讓他們知道有人愛他們，關懷他們的需要，並在乎他們成長，使他們能在被愛中學習愛人，產生正面循環。⁹

為落實以上理念，東光計畫的宗旨是為臺東縣低收入戶及單親／隔代家庭，或高風險的原住民或外籍配偶家庭就學中的孩子們，提供一個穩定成長的學習環境，由教會弟兄姊妹擔任課輔與生活品

⁸ 參考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年度報告，網址 <http://www.newhope.tw/#alertMessage>。檢閱日期，105年9月26日。

⁹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3年度報告，頁2-3。

格老師，幫助孩子們完成學校課業並端正品格，課程中也安排多元化的課餘活動。目標則是為學習能力低弱的學童達到補救教學目的，重建學習自信，如此也間接扶助弱勢家庭對教育缺乏的功能，使父母可以安心就業。透過友善陪伴建立信任關係，啟發孩子用正向態度面對挫折迎向未來。

東光計畫自2006年開始到今年2016年，已執行整整10年，先後和臺東縣20餘間基督新教教會合作辦理課後陪讀，資助近4000人次的國中小學生。¹⁰本論文將以在大武鄉尚武村的尚武生命教會為例，說明東光計畫的實施情況。

參、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由於筆者和東光計畫的相關人員，包括教師、學生和新希望基金會的行政人員，都有頻繁而密切的接觸，可以透過和他（她）們面對面的互動，日常生活中的相處，了解他（她）們對於課後照顧的想法和觀點。這正好符合質性研究的目標，因為質性研究的目的是：「透過人們對社會現象所賦予的意義，來描述和理解該社會現象。研究問題的探究係透過有彈性的研究方法，讓研究者得以接觸到涉及的相關人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產生豐富、具描述性的資料」（Boeje著，張可婷譯，

¹⁰ 參考新希望基金會網站，網址 <http://www.newhope.tw/#>。檢閱日期，105年9月26日。

2013：15）。

在產生豐富、具描述性的資料方面，筆者將運用文化人類學中的民族誌研究方法。所謂「民族誌」是一種描述群體或文化的藝術與科學，這個工作很像新聞記者所做的調查工作。而記者和民族誌學家不同的主要關鍵在於：記者傾向於挖掘不尋常的事，而民族誌學家則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其研究焦點放在人類思想和行為中較可預測的形態上（Fetterman著，賴文福譯，2000：1）。本論文就是一篇對於東光計畫在尚武生命教會實施狀況的民族誌描述，透過文獻分析、田野調查、參與觀察、非正式訪談等方式收集資料，對於尚武生命教會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以及實施課後照顧的過程、內涵與影響，做豐富而有深度的描述。

此外，由於筆者是尚武生命教會的負責人，也是東光計畫的執行者與管理者，因此當筆者進行尚武生命教會東光計畫的研究時，身分比較接近「局內人」。所謂「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或者比較類似的）價值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和生活經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局內人」的角色在研究上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是比較容易透澈地理解被研究對象的思維習慣、行為意義與情感表達方式，而劣勢是由於和被研究對象共享的東西太多，而容易失去研究所需的距離感（陳向明，2002：180-185）。但是其實真正的「局內人」是不存在的，因為當一名研究者對自己的文化進行研究和反思時，他（她）就已經與自己的文化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他（她）已經（而且必須）站到一個與自己的文化成員不同的觀察視角上，才有

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陳向明，2002：192）。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嘗試透過文獻的閱讀和分析、概念的釐清和界定、不同課後照顧模式的比較、以及實踐之後的自我反思與批判，嘗試找到理解東光計畫的適當視角與觀點。

肆、民族誌資料

一、尚武村社會與文化背景

尚武生命教會位於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大武鄉位於臺東縣的南端（圖三），包含大竹、大鳥、大武、尚武、南興五個村，總人口數為6,223人。¹¹尚武村又在大武鄉的南端（圖四），面海背山，為大武鄉行政中心之所在，人口數約有1707人，目前是大武鄉人口數最多的村。居民中包括約400位原住民，以排灣族為主，大部分居住在古莊部落，少部分是因嫁給大陳義胞而遷入。

「大陳義胞」是指1955年由中國浙江省沿海島嶼隨國軍撤退來臺的外省社群，主要來自漁山列島、大陳列島、披山島等。大陳義胞是兩岸軍事對峙時期，最後一批集體遷居臺灣的外省移民，「大陳新村」是政府為了永久安置大陳義胞所興建的聚落，全臺灣計有35處大陳新村，其中臺東縣有3處，即富岡、披星、披山新村（黃瑞貞，2012：1-3）。披星新村即是位於尚武村的大陳義胞移民聚

¹¹ 臺東縣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 105 年 8 月統計資料。

落，於1956年3月22日落成，來自批山島、大陳列島的義胞共158戶，730人遷入定居。到2012年時，披星新村住有171戶，467位居民，但其中大陳義胞僅有7戶，顯示大陳義胞幾乎全數外移，由其他移入的漢人及原住民所居住（黃瑞貞，2012：49）。

大陳義胞的移入也影響了尚武村的宗教生態。1955年2月8日，大陳列島義胞隨同國軍撤退來台時，將原本供奉在上大陳島天后宮裡的媽祖、水平禹王、漁師大帝等神像一併隨船搬運來臺。1956年3月22日披星新村落成之際，大陳義胞先以搭建草屋的方式暫時供奉神像，歷經多次整建而砌成磚造瓦房。1986年由地方人士提議，由聚落住戶捐資正式建廟，大陳天后宮因而興建完成（黃瑞貞，2012：98）。披星新村義胞對於大陳天后宮的信仰虔誠，儘管廟宇因大陳義胞的大量流失而逐漸演變為尚武村漢人的信仰中心，但是每逢農曆3月22-23日天上聖母聖誕千秋舉辦慶典期間，遷居外地的大陳義胞仍會返回故鄉燒香祈拜（黃瑞貞，2012：100）。

尚武村另一個發展較早的宗教團體是天主教。尚武天主堂於1956年由白冷會的費道宏神父所創設，之後韓其昌與史泰南兩位神父也曾在此傳教（鄭仲煊，2010：63）。另一個在尚武村活躍的天主教團體為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她們於1955年應白冷會神父邀請來臺東宣教，於1963年成立天琪幼稚園，致力於貧童的學齡前教育。除此之外，1975年還在尚武村天主堂設立救星教養院，專門收容與照顧腦性麻痺兒童，但已於1999年遷至臺東市。

早期尚武村的生計活動，以農業和漁業為主。大武漁港於1951年施工興建。漁港附近的海域有黑潮流經、有湧升流，恰巧位處寒

暖流交會處，海水養分充足，許多深海魚類在此洄游棲息。1956年大陳義胞入住披星新村後，中國農村聯合復興委員會撥助了31艘兩噸半及動力舢舨（每4-5戶大陳義胞共用一艘），供其展開漁業生活（黃瑞貞，2012：81）。然而受到每年11月至次年2月東北季風帶來的大量漂砂影響，使港口淤塞，而縣政府的疏浚清淤和興建攔砂堤等計畫，都無法有效改善淤塞問題。因漁船作業不便且漁獲量不穩定，從事漁業的居民逐年減少。農業則因山區的耕地坡度大、位置偏遠不易施作等因素，也導致從事農業的居民逐年減少。目前大武鄉（含尚武村）的勞動人口逐漸往製造業以及服務業集中（黃瑞貞，2012：85），而且人口外移趨勢越來越明顯。人口外移的現象也反映在尚武國小學生人數的變化上。在5年前，全校一至六年級學生人數還超過一百人，但今年（2016）已減少至57人。



圖三 大武鄉位置圖



圖四 尚武村位置圖

二、尚武生命教會與東光計畫

尚武生命教會

在尚武生命教會成立之前，尚武村曾經有一個基督新教的教會，即信義會尚武教會，位於披星新村之內。根據年長信徒稱，信義會的信徒中有一部分是大陳義胞，一部分是排灣族原住民。但此教會於2000年以前即已停止聚會，只留下教堂建築物。因此有一段時間尚武村內沒有基督新教的教會。有一些尚武村的基督徒就到鄰近的南興基督長老教會聚會，當時的牧者為彭秀慧傳道。彭傳道看見在尚武地區有建立教會的需要，因此於2008年7月設立「尚武生命教會」，由彭傳道之父何春生牧師擔任第一任的牧者。教會成立之初，借用信義會的教堂聚會。但是信義會的教堂建築老舊而狹小，信徒們覺得有尋找新教堂的必要。因此彭傳道的妹妹SZ¹²在尚武鄉公所的後方，買下一棟三層樓房，租給教會使用。尚武生命教會於2010年初遷移至此，沿用至今。

教會組織在遷移至新址後也逐漸成形，有一位牧師，一位助理傳道，兩位長老，兩位執事（分別負責會計和出納），以及一位婦

¹² 為了保護本文中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其真名多用英文縮寫的匿名代表。但若牽涉到行道會和東部排灣族教會歷史中的人物，為了維持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則用真名顯示。至於筆者的妻子，在尚武生命教會東光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則選擇用其自己所取，但不是廣為人知的英文名 Elim 代表。

女會長。2012年6月，因為何春生牧師退休，筆者於是被按立為教師，接替何牧師在主日聚會講道的工作，也負責教會平日的行政與管理工作。筆者的妻子Elim是教會的執事，負責出納的工作。目前尚武生命教會固定聚會的會眾，包括中老年人和青少年，約有20多人，是個小型的教會。由於沒有教派的歸屬，是個獨立的教會，在財務上自主，教會幹部也都是由本地信徒擔任。

尚武生命教會的課後照顧工作，並不是從參與東光計畫才開始。由於教會信徒有些在唸附近國小與國中的子女，在家中寫功課時家長無法陪伴或協助，因而請求筆者和筆者的妻子協助。因筆者具有大學教師的身分，而妻子Elim曾在大武鄉各國小擔任實習教師和代理教師多年，目前為尚武與大武兩所國小的代理英語巡迴教師，可以協助信徒子女完成課後家庭作業。從2010年開始，筆者和Elim老師利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的時間，利用教會的空間和桌椅、照明等設備，陪伴約4、5位信徒的子女寫功課，直到完成所有家庭作業。2011年時，一些Elim老師在尚武國小的學生也加入星期一、四晚上的課輔，總人數已增加到10多人。

東光計畫的開始

筆者於四年多前（約2012年6月）在學校附近的聖母健康農莊巧遇新希望基金會余明勳常務董事，談及筆者在教會所做的課輔，就向筆者介紹東光計畫，並邀請加入。2012年9月3日，新希望基金會在臺東市博愛浸信會舉辦東光牧者座談會，說明東光計畫新學期執行內容與辦法，並使牧者們彼此作經驗交流。

筆者參加了那次的座談會，但對於東光計畫所說的「課輔班」，不甚清楚。因為筆者和Elim老師在尚武生命教會所做的，只是幫助孩子們解決一些作業上的困難，或協助檢查作業中的錯誤並訂正，幫助他（她）們完成今天的家庭作業。除非因為某些個別學生的需要，我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重新教孩子們學校上課的內容，直到他（她）們懂為止。因此我們所做的比較接近「課後陪讀」，而不是「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筆者向余明勳董事提出此疑問後，他表示「課後陪讀」也算是「課輔」的一種，而且只要是在教會內進行，東光計畫都會提供經費上的支持。筆者確認尚武生命教會已經在做的課後陪讀符合東光計畫的宗旨，又和Elim老師及教會幹部溝通後，決定於101年度上學期開始參加東光計畫。

剛開始加入東光計畫時，有一段摸索和適應的過程。在參加東光計畫之前，Elim老師和筆者只是憑著熱情在做，沒有甚麼壓力，只是單純地想解決孩子們功課無法完成的問題，或是學校考試前，讓孩子們有個地方複習功課。當時教會也支持這些課輔工作，所以在經費上沒有太大的困難，但在執行上較缺乏穩定性，例如一週舉行課輔的天數不穩定，以及學生參加課輔的不穩定。但東光計畫是由新希望基金會在推動，有一整套現代化的管理制度在運作，不僅對於課輔制訂出明確的目標和規範，在執行上也有明確的程序和時程，要求各參加教會遵守。參加東光計畫首先必須在期限內提出報名表，明確列出師資名單、課輔計畫，以及學生名單。這些都攸關補助金額的檢核，所以都不能隨意更動。每個月的補助領據，也必須在某個時間期限內提出，不然就會延誤經費入帳戶的時間。筆者

剛開始負責這些行政工作，對於這些理性化的管理制度不太習慣，也多次和新希望基金會的行政人員對於執行細節產生誤解。但是由於他（她）們的包容和耐心的解釋，終於逐漸上了軌道。

課輔

執行東光計畫的第一個學期，師資由Elim老師和筆者擔任，舉行課輔的時間維持在原來的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¹³課輔約於晚上7:30開始，學生帶作業來到教會，由Elim老師和筆者協助完成家庭作業，並解答疑問。Elim老師的專長為國文與英文，筆者的專長為數學和理化。課輔結束前，學生們可以在教會外打球或在教會裡練習樂器。到晚上9:00，學生們就陸續回家，但若有學生尚未完成，我們也陪伴他（她）們到完成為止。在學期末的時候，辦理餐會和慶生會，頒發獎學金和禮物給參與東光計畫的同學。第一學期的期末，也剛好遇到東光計畫買鞋的活動。Elim老師和筆者請教友協助開車，帶了約30位學生到臺東市買新球鞋。學生們在琳琅滿目的鞋店裡各自挑選了一雙喜愛的新鞋，到櫃臺時有東光計畫的行政人員負責登記，完全不用自己付錢。買完鞋後我們還帶學生們到麥當勞用餐。學生們第一次參加這種活動，都非常興奮。

東光計畫執行了兩個學期之後，發現許多學生們沒有吃晚餐，

¹³ 這樣的安排是因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有教會的活動，而筆者和 Elim 老師白天要上班，想保留星期二晚上作為休息的時間，因此一週只有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是較適當的時間。

餓著肚子就來教會，或是帶著麵包、泡麵一邊吃一邊做功課。Elim老師和筆者認為如果能在課輔前提供晚餐給有需要的學生，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早點來教會，減少在外遊蕩的時間，一方面可以確保學生能有一頓營養又分量足夠的晚餐，幫助他（她）們有充足的體力寫功課，也有助於他（她）們的健康發育。因此請教會中一位開早餐店並且擅長中西式料理的MH姊妹，幫忙準備晚餐。於102學年上學期的東光計畫開始，尚武生命教會提供晚餐給參加課輔的學生。學生約於晚上6:30到教會，等Elim老師來後，分配學生到MH姊妹家拿晚餐，通常是兩菜（或三菜）一湯，加上一大鍋白飯。Elim老師吩咐學生們洗手、洗碗筷，排隊裝飯菜。如果當天有學生愛吃的炸雞塊、薯條、炸豬排等，Elim老師會規定第一次只能裝多少，以免後來的學生不夠。等到全部的學生都裝完飯菜並坐好後，Elim老師帶領學生做謝飯的禱告，或是請比較年長的國中生做謝飯的禱告。在用餐的過程中，Elim老師會分享一些新聞中的時事，作一些品格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分享，例如對於颱風中遭受災難的人要有同情心，不要沉迷於電腦或手機線上遊戲以免浪費錢又耽誤課業，兩性之間要互相尊重、不可以隨便碰觸異性的身體等等。學生們吃完飯後，Elim老師叮嚀一定要洗完碗筷之後，才開始寫功課，廚餘和垃圾，也要放在該放的地方。用餐過程中發出的吵鬧、爭執、不當的對話或行為，Elim老師也會立刻制止和教導。

參加東光計畫的學生，主要來自尚武國小和大武國中。第一學期的人數曾達到31人之多，第二學期之後，就維持在15—25人左右。課輔晚餐的學生人數，維持在10—20人左右。每學期申請東光

計畫之時，因為要填寫每個學生的基本資料和家庭背景、家庭成員和家庭收入來源等，促使筆者和Elim老師，更多關心學生的成長環境和生活狀況，並且記錄下來。當每個學生的資料攤開來時，尚武村弱勢學生的真實面貌就一一浮現眼前。當中有父母親雙亡的孤兒；有父母親離婚，由阿公阿嬤照顧的；有父母親離婚，由父親或母親一方照顧；有母親是來自大陸、菲律賓、越南的外籍配偶的子女；有父親是殘障，母親是外籍配偶的子女。這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原住民排灣族，一半以上是低收入戶家庭。每當筆者和Elim老師因為白天上班、晚上課輔而感到身心俱疲時，想到這些學生每天所要面對的不利環境，卻還是堅持來到教會參加課輔，我們也就繼續堅持下去。

週末特攻隊

長久以來，尚武生命教會的課輔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師資缺乏。從101學年上學期開始到如今，固定的師資就是Elim老師和筆者兩人。中間有些學期尚武國小的替代役男會來支援，¹⁴但是這些替代役男支援課輔班師資的情況，基本上是不穩定的，經常因為各種因素而不能前來。因此當東光計畫的執行者提出「週末特攻隊」

¹⁴ 例如前後有 TM、SH 和 CH 三位。TM 是英語專長替代役，曾經利用幾次週末的時間，加強國中生的英語能力。SH 協助的時間最久，因為在服役結束後還曾經在尚武國小的附設幼兒園擔任代理教保員，也曾住在尚武生命教會一兩個學期。CH 除了協助課輔，還會為做完功課的低年級學生，以及幼兒園的小孩說故事。

的構想時，尚武生命教會即熱烈響應。

「週末特攻隊」的構想是號召新店行道會的青年會友，兩人一組利用週末的時間，到一個東光計畫的教會加強孩子們的課業（數學或理化）。但不只如此，還蘊含相互學習的理念：「這種城鄉孩子互動是我們所期待的，城市的青年人需要去探索生命的需要，而偏鄉的孩子也需要了解並學習有關世界的其他資訊。在美好的付出中，讓彼此的世界都變大了。」¹⁵自103學年上學期開始，大武鄉大竹村的愛國蒲教會和尚武生命教會同時表達了對「週末特攻隊」的需求。

在尚武生命教會的情況，自103年11月8日開始，每隔一至兩個星期就有兩位新店行道會的青年同工前來。同工們到臺東前，東光計畫的執行者蘇茜會先告知教會同工們的背景資料，也會詢問教會當週學生的實際需求，好讓同工們來之前預先準備。同工們於前一天（星期五）晚上坐火車抵達臺東市，在教會或弟兄姊妹家中過一夜後，於星期六清晨搭火車到大武火車站。他（她）們約7:00抵達，由筆者或Elim老師開車接到尚武家中稍作休息後，於9:30開始在教會進行課輔。學生人數約5—7人，是大武國中一到三年級的學生，課輔重點科目是數學。他（她）們對於大哥哥和大姐姐的到來，都非常期待。同工們認真而熱心的教導，針對進度較落後的學生，以一對一的方式反覆教導到懂為止。同工中午和學生共進午餐

¹⁵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4年度報告，頁15-16。

並稍作休息後，下午是自由的時間。同工們可能陪伴學生打球，或是配合教會安排到臺東參加活動。晚上學生們練習樂器，同工們也會陪伴。第二天同工會參加教會在星期日聚會，向弟兄姊妹問安並做服事的見證。有些同工還會準備詩歌獻詩。當進行講道的時候，同工們帶領學生到二樓進行讀經和分享，進行小組活動。在一樓聚會的人經常聽見他們歡樂的笑聲。聚會結束後，同工們和學生合影留念，互相留下臉書或Line的帳號後，才依依不捨地道別。¹⁶週末特攻隊不僅對學生的課業有正面效益，更重要的是，透過新店行道會青年的教導，提昇鄉下學子的學習動機，而且藉著青年的榜樣，進一步激發學生們的人生夢想。

夢想之旅

因臺東地處偏遠，教育資源較為稀少，為了開啟學生的視野，東光計畫從2007年開始，舉辦「夢想之旅」。這是以「典範學習」的模式，帶領東光學生參訪北部的知名企業、組織或團體，聽取負責人的奮鬥故事與人生經驗，其中不乏虔誠的基督徒。藉由這個別設計的旅程，希望能激勵東光學生自我提昇、開拓眼界，放膽追求更高的夢想。

夢想之旅對於參與學生的資格有較嚴格的限制。基本上是年齡滿15足歲的基督徒學生，個性穩定、合群、珍惜機會，具有領袖潛

¹⁶ 來到尚武生命教會的週末特攻隊，103 學年上下學期共有 9 個梯次，104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有 6 個梯次，目前已累計總共 15 個梯次。

力的學生。參與的學生先要經過教會牧者的推薦，其次還要參加東光計畫辦公室的甄試或面談。在面談中要回答（1）你對夢旅的認識是什麼？你知道基金會為什麼舉辦夢旅？為什麼你想去？（2）夢旅完全免費，你能做出什麼貢獻來回饋你自己的教會和基金會？兩個問題。尚武生命教會自2012年開始實施東光計畫，至2016年已邁入第5年。有些學生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就穩定地參加，到2016年即將升上國三，也有一些較晚才加入，但國中剛畢業，已滿15足歲的基督徒學生。經由教會的推薦以及東光計畫辦公室的面談後，共有6位學生可以參加夢想之旅。加上其他教會的學生，共有15位。由於需要一位以上的牧者陪同學生參加旅程，帶領每日清早的晨禱，東光計畫辦公室邀請筆者、Elim老師和兩個小孩全家一起參加夢想之旅。

2016年的夢想之旅，從8月21日至8月28日，行程安排十分豐富多元而緊湊，如表二所示：¹⁷

表二 2016年東光計畫夢想之旅行程

日期 時段	晨禱	上午	下午	晚上	
8/21		從臺東出發 (普悠瑪號)	TBC 舞團	君悅飯店晚餐 (和穗企業宴請)	
8/22	7:00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gogoro	森林跑站	101 觀景

¹⁷ 新希望基金會，2016，追夢攻略－2016 第八屆東光計畫夢想之旅手冊。

		館 (NASA 展)		電動摩托車		(優舍設 計)	台
8/23	7:40	國立臺灣大學		一粒麥子視覺創意		深坑假日飯店 企業分享	
8/24	6:40	臺灣 警察專 科學校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三立電視台 (參訪與接受訪 問)		國家音樂廳 (觀賞小小市民— 旗魚王表演)	
8/25	7:40	TIGI 國際美髮集團		i- Style 沙龍	Bravo 電台	張牧師分 享(三民 堂)	BTS 特會 (三民 堂)
8/26	8:00	蘇荷兒童美術館		BTS 特會(三民堂)		BTS 特會(三民堂)	
8/27	8:00	練歌		BTS 特會(美河堂)		BTS 特會(美河堂)	
8/28	8:00	新店行道會主日		回臺東(普悠瑪 號)			

從上表來看，參訪的單位以民間企業和公司為主，包括街舞界的頂尖舞團TBC舞團、專門設計和生產電動摩托車的gogoro公司、以室內設計聞名的優舍設計、製作廣告和短片的一粒麥子視覺創意、深坑假日飯店、以及美髮界知名的TIGI國際美髮集團與其旗下的i-Style沙龍等。其中還包括媒體界的三立電視台和Bravo臺北音樂都會電台。其次是一些公立的機構，包括國立臺灣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等。夢想之旅為了拓展學生們的視野，還帶他（她）們到國家科學教育館、國家音樂廳、101觀景台

等。在行程的後半部，則帶學生回到新店行道會參加專為在學學生舉辦的BTS（Back to School）特會，希望學生暑假開學後回到學校能積極地傳福音，成為校園內的使徒。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早上，在新店行道會美河堂中，尚武生命教會國二的學生TN，對著台下近3000人的會眾說出以下的感想：

……我從小就是外婆帶大的，我的爸爸媽媽離婚。我的爸爸曾經入過獄。在我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我進入到教會，然後在那時候，老師為我禱告。禱告不久後，我爸爸就出獄了，比預期的還要早了三、四年。在這次夢想之旅中，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去了警專，也去了市警局，也聽見許多基督徒的阿姨、叔叔的分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坑假日飯店的劉總經理。他年少的時候，曾經荒唐過，但是他回轉向神，也接受神，並且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他實在是一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企業上面是一位很成功的飯店老闆。我回去以後要好好的努力，我要長高到158公分（笑聲及掌聲），因為警專要158公分才能進，我現在只有156公分。我回去也要好好努力讀書，然後也謝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對我們的募款，謝謝大家。

在TN的身上，筆者看見了東光計畫理想的實現。她來自父母離異的隔代教養家庭，因為長期受到「東光計畫」的支持，加上夢想之旅的激勵，而讓她的學習有了動機，未來有了目標。包括TN

在內，東光計畫對於尚武村的弱勢學生有哪些影響？學生又產生了哪些實質的改變？這是下一節想要回答的問題。

三、東光計畫對學生的影響

筆者目前無法提供全面而系統性的資料，評估東光計畫對學生的影響，但能夠透過三個學生的個案，嘗試回答這個問題。這三位學生：TN、PS與PC，參與東光計畫都超過四年，也都參加了2016年的夢想之旅，目前皆為國三的學生。她（他）們因為參與東光計畫的深度和廣度較其他學生為佳，而且對於自己的改變能作較深入的反思，因而被筆者挑選出來作為參考的個案。¹⁸

TN從國小四年級就參加教會的課輔。小一的時候，老師曾經和TN說她滿聰明的，因為她第一次考試就考了第一名。她因此產生了驕傲之心，覺得自己很強很聰明，就不太認真學習，結果成績越來越退步，就更不想學。後來到教會參加課輔，因為不會的有人教，又有人盯她寫功課，成績才慢慢地回到以前的水準。關於東光計畫對於她學習上最大的改變，她表示：

我覺得應該是積極度吧！因為我小時候覺得自己很厲害，所以就不喜歡讀書。小時候不喜歡自己一直看書，也不喜歡寫作

¹⁸ 本節的資料，主要來自於筆者對於 TN、PS、PC 三位國中生的訪談。訪談時間為 106 年 2 月 25 日下午 3 點至 4 點 10 分，地點在尚武生命教會二樓。

業，覺得到學校抄同學的就好。後來進到教會，老師告訴我們，即使抄，學到的也不是妳自己的，妳只是寫上別人的答案，妳自己沒有去想過，這樣妳的成績會越來越退步。後來就慢慢的自己寫功課，也慢慢地了解，為什麼這一題要這樣解，這樣寫。慢慢的東西都進到自己裡面。如果人家不會的就教同學，老師說如果妳教同學，妳自己會複習，而且妳自己會進步得更快。所以我覺得我如果沒有進來教會，我不會是現在這樣子，我會越來越退步，成績也不會想變好。就變成一個不是很積極的人，然後課業也不重要的人，就讓自己越來越墮落下去吧！

筆者問她週末特攻隊對於她有甚麼幫助，她說：

之前沒有週末特攻隊的時候，有些數學對我來說很難，只有（星期）一四會問老師，有時候會解不出來，週末特攻隊會給我們一些題目卷，即使是妳會的，妳再增加一些評量，會更熟，看到題目就知道怎麼解它。所以數學才會越來越好。

筆者問她參加夢想之旅有甚麼收穫，她回答：

我本來是想當警察，可是我家裡的人身高都不高，我現在156公分，從國一到國三都是156，都沒有長高。但是警專入學的標準是158公分，我沒有達到。可是後來，有一次禱告的時候，老師

曾經說我的數學不錯，那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夢到自己在批改數學考卷和數學習作。我就想說，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讓我進到教會，讓我知道自己數學不錯，然後又有週末特攻隊。後來就想到，其實我可以當老師，因為我想在學校，帶領更多的小孩進到教會。因為自己也是在教會長大的孩子，知道外面的世界和教會的世界是不一樣的。而且像我們這樣偏遠地區的孩子，他即使在家裡也沒有人會教他數學，假如他的功課不會，在家裡也沒有人會教他。如果沒有像課輔這種地方的話，會讓更多人認為偏鄉的孩子永遠沒有辦法成長。所以我後來就想說，我的數學不錯，我可以往數學老師的方向發展。老師在學校教學，會遇到很多小孩，也會知道小孩家裡的狀況，如果我當上老師，我自己也是在教會長大，我也回來這裡，回來教會教數學，帶領更多的孩子來到教會，帶領更多的孩子改變，讓這些孩子繼續帶下一代的孩子。

TN和家人的關係，在參加東光計畫之後也有一些改變，她說：

來東光計畫之前，喜歡在外面亂跑，家人認為自己是個野小孩。參加東光計畫之後，因為穩定來到教會作功課，家人比較放心，因為知道在教會做功課。我小時候很衝動，因為沒有人管你，所以遇到甚麼事情都想靠拳頭去解決。我小時候很喜歡打架。因為小時候比較偏男生。後來慢慢有一些女生的樣子，

不讓人家感覺妳很暴力，家人也覺得我變乖了。

PS和TN一起，從小學四年級就到教會參加課輔。她從小四到國三的六年來，都未曾間斷參加課輔。筆者問她原因，她說因為不喜歡在家裡讀書，在家裡有手機、電腦、電視等太多干擾，在教會可以把手機收起來專心寫作業，而且有同學在可以一起討論。東光計畫對於她學習上最大的影響，就是幫助她養成讀書寫作業的習慣。即使星期二、三、五沒有課輔的晚上，她也會和同學一起來教會唸書、準備考試。週末特攻隊對於她的數學也很有幫助，她指出因為週末特攻隊的老師們給她們的練習比較難，可以讓她們練習不同的題目。因為遇到模擬考或會考，題目會比她們平常教得更難。參加夢想之旅後，她比較清楚自己未來的職業方向。以前她的夢想是當電子工程師，在夢想之旅的行程中有去gogoro電動摩托車公司參觀，但是她發現她對電子工程師的工作不是很感興趣，因此有了另外的想法。目前她想當生物學家，想研究心臟，因為她的爸爸有心肌梗塞的疾病，她想去研究治療心肌梗塞的藥物。

PC談到東光對於他學習上的影響，他表示：

如果沒有東光的話，我們可能就是在村莊裡面玩耍，就不會很注重自己的功課。在還沒有東光的時候，我的功課都不會問家人，不會就不會，就抱持著這種態度。可是自從東光開始之後，有人可以詢問，有人可以教我們，所以就開始改變我們自己的學習方式。

他對於東光計畫於每年春節前，提供學生買新球鞋的資源也特別有感觸，他回憶：

在小時候我的鞋子都是張嘴的，小時候就是覺得可以穿就好。有一次腳扭傷之後，我才知道鞋子的重要性。雖然爸爸是警察，但我們家還是很少買鞋子。自從東光幫我們買鞋子之後，就覺得有好的鞋子穿真的很幸福。

最後筆者問PC自從參加東光計畫以來，印象最深刻的事是甚麼？他緩緩地說：

應該是夢想之旅。其實一開始我的媽媽需要人照顧，所以我就很擔心沒有辦法去。可是很感謝主，家裡經過討論之後還是讓我去。其實我是帶著很害怕的心情去，我害怕我的家人可能隨時在某一天離開我。可是我心裡面的感動就是說要去。在去的那八天，看似很長，在我的感覺就好像是一天，就是覺得很短暫。而且在裡面看到很多成功的人，他們做的事情讓我們有能夠學習的地方，還有他們的態度。

伍、分析與討論

從以上尚武生命教會東光計畫的實施情況看來，尚武生命教會確實達到了東光計畫的宗旨，也就是為尚武村的低收入戶、單親／隔代家庭、高風險的原住民或外籍配偶家庭就學中的孩子們，提供

一個穩定成長的環境。Elim老師和筆者都是在教會中服事的基督徒，也是全職的教育工作者，符合東光計畫的師資要求。在教會中的課輔，是以課後陪讀為主，協助尚武國小和大武國中的學生們完成學校作業。針對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和科目，則藉由週末特攻隊的形式，由新店行道會的青年來教會進行課業輔導和補救教學。從2012年開始到今年2016年，執行4年多來確實可以看到學生們在學習態度上的改善和學業成績的進步。從以上訪談學生的資料看來，東光計畫協助學生養成寫作業和讀書的習慣，藉著長期的陪伴和解答疑問，幫助學生維持學習動機，而不至於放棄學習，在村莊裡遊蕩，成為對學習不積極和不在乎的人。近年來，東光計畫的執行者相當注意課輔成效的評估問題，所以要求各教會繳交成果報告和學生的段考成績紀錄表。在學期末，還要舉辦親師座談會，讓家長了解東光計畫的內涵與執行成果。這些要求都有助於讓尚武生命教會的課輔朝向更制度化、更講求績效與課責，能客觀評估與檢討執行成效，以進行自我改善。

東光計畫不僅關心學生的學業表現，更注意到學生的行為和品格。所以東光計畫的師資是以基督徒為優先，並且能配合教會中的弟兄姊妹進行生活和品格教育。從尚武生命教會的經驗來看，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在生活習慣上較欠缺教導，在行為上也容易產生偏差。這在課輔前的晚餐時段表現得最明顯，有些學生在飯前不洗手、飯後不洗碗筷、喜歡的菜夾很多、吃不完又任意丟棄，或是在吃飯時大聲喧嘩，或使用不雅的言語開玩笑等等。Elim老師對於生活習慣的細節非常注重，根據她長年在小學教學的經驗和觀察，由

於學生在家庭生活中沒有養成良好的習慣，帶給學校老師很大的困擾。但學校老師未必有耐心和時間來教導，因此她堅持在教會中的課後照顧，要花時間進行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希望能糾正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和行為，並在潛移默化之中，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

對於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的關心，也促使尚武生命教會在每年的寒暑假，舉辦音樂品格生活營，讓學生在漫長的寒暑假有正當的休閒娛樂，並且透過樂器的學習和團體活動，培養學生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以及在團體生活中所需要的合作、溝通與情緒管理能力。從2013年的暑假開始至2016年暑假為止，尚武生命教會已經連續舉辦七屆的音樂品格生活營。¹⁹這些營隊活動不僅延續和深化東光計畫的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也為尚武生命教會培養出樂器敬拜的青少年人才。這批青少年（包括上述的TN、PS與PC）不僅在營隊結束後穩定參加東光計畫，也穩定參加教會的活動，未來有希望成為教會的青年領袖。

如同上述張茂松牧師所說，東光計畫不僅讓弱勢孩子放學後可以有一處穩定的地方吃晚餐，有人陪他們做功課，讓他們知道有人

¹⁹ 音樂品格生活營通常為期 3-4 天，借用尚武國小的教室、禮堂和操場作為場地。參加學生除了東光計畫的學生之外，也包括其他尚武國小及大武國中的學生，和鄰近社區與部落的學生，如南興村、大武村與大鳥村。每屆參加學生數約 40-50 人。教導樂器和帶團體活動的師資，剛開始由教會青年和設立在臺東的「全球基督徒禱告院」的青年支援，從 104 年的暑假開始，新店行道會的青年同工也加入支援。105 年暑假由同為行道會系統的江子翠行道會青年支援。

愛他們，關懷他們的需要，並在乎他們的成長，使他們能在被愛中學習愛人，產生正面循環。東光計畫對學生的愛是無微不至的，除了每年過年前的買新球鞋，還有聖誕節的鞋盒禮物。這是透過 **Bravo** 臺北音樂都會台向臺灣各地募集而來，裝在鞋盒裡的聖誕禮物，送給東光計畫的孩子們。因為孩子們從東光所收到的禮物和恩典太多，也讓尚武生命教會的老師和學生們思考如何回饋。2015年的聖誕節前，尚武生命教會舉辦街角傳愛的活動，由學生以詩歌和戲劇的方式，在尚武村的7-11商店前傳福音。

尚武生命教會也和其他幾個東光計畫的教會合作，在臺東市區商圈（如鐵花村）進行「給夢想一雙翅膀」街頭募款活動。²⁰東光計畫一年的經費支出約300-400萬，往年都是由新希望基金會募款而來。如今由受東光計畫扶持的教會孩子們在街頭募款，是讓孩子們知道，不能只是白白接受而不給予；我們過去被許多人所幫助，今天有一點力量，也要走出去幫助人。從對於 **TN**、**PS** 與 **PC** 的訪談中也可以發現，他們在參加夢想之旅後，更加確定自己未來的職業是要朝向助人的方向。**PS** 的志願則是成為一個生物醫療的研究者，幫助有心臟方面疾病的患者；**TN** 和 **PC** 的志願是成為老師，可以幫助更多偏鄉的小朋友，可以帶領更多的孩子改變。

但是東光計畫在尚武生命教會的實施狀況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首先是課後照顧師資明顯不足。由於固定的師資只有 **Elim** 老師

²⁰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5年，頁18。

和筆者兩人，而筆者有時候又要分心去照顧自己的兩個學齡前幼兒，²¹面對將近20個學生的批改作業和疑難解決需求，只能協助他（她）們完成作業並訂正錯誤，不太有充裕的時間做深入的解說，因此也無法完全確認他（她）們已經學會。還有少數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特別是在數學的科目，因為基礎太差而完全跟不上學校進度，需要補救教學的協助。但是在數學的補救教學領域，Elim老師和筆者也尚未受過專業的訓練，因此也不容易幫助這些學生克服學習障礙。

其次是東光計畫的實施時間有其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學生的課後照顧需求。目前東光計畫的時間是每週一和週四晚上，6:30開始到約9:30結束。這樣的安排是配合尚武生命教會每週的行事曆（因週三和週五晚上有教會的活動），以及筆者和Elim老師的工作時間。但是筆者發現有些學生下午四點多放學後到六點半之間，回到家之後沒有人可以協助寫功課。此外在週二、三、五晚上的時間，或週六、日的時間，學生如果有課輔的需要，教會就無法提供服務。

針對時間的限制，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如何因應呢？筆者發現，學生有兩種方法來滿足其課後照顧需要。第一種方法是週一和週四參加教會的課輔班，其餘時間就去參加其他組織所辦理的課輔班，而所有這些課後照顧的服務都是免費的。例如尚武社區發展協會自

²¹ 筆者和 Elim 育有兩個男孩，一個今年 5 歲唸尚武國小附幼大班，一個 3 歲還未入學。我們會帶著他們到教會陪伴學生們寫功課。

105年開始，獲得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的補助，辦理社區弱勢兒童的課後照顧²²。協會利用週三、五的晚上以及週六上午，對學生提供餐食、課後陪伴等服務。這些時段和尚武生命教會的課後照顧並不衝突而且剛好互補，因此有部分學生同時參加教會的和協會的課輔班。此外，尚武的鄰近村莊－南興村，有「方舟教室」的課後照顧計畫²³。有少數住家鄰近南興村的學生，在週二的晚間也去參加方舟教室，這樣從週一到週六都能得到課後照顧的資源。第二種方法是由家長安排，在學生放學後，先送到社區中付費的家庭式安親班寫功課，六點半之後再到教會吃晚餐並繼續完成作業。但也有些學生，參加付費的安親班後就此離開東光計畫，不再到教會。筆者發現一些曾參加尚武生命教會東光計畫的學生，在一學期或兩學期後離開教會課輔班，轉而去參加需要付費的安親班。

從學生的流動現象，也促使筆者去反思教會從事課後照顧服務的限制。如同筆者在文獻回顧中所指出，對於弱勢學生的課後照顧

²² 關於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臺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參考網頁：<https://www.ctbcfoundation.org/web/news/NewsDetailed.aspx?ID=125>，檢閱日期：105年11月11日。

²³ 「方舟教室」是由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於100年3月成立，致力於偏鄉部落學生的課後照顧與教育輔導。方舟教室於週一至週五提供晚餐與課輔、陪讀，假日則設置才藝班，有吉他班、手鼓班、傳統歌舞班等，<http://arksunshine.org/index.php/service/service-ark>，檢閱日期：105年11月11日。

服務，有公部門的計畫（如教育部的攜手計畫），也有私部門的計畫（如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的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以及方舟教室）。而東光計畫和這些計畫比較，最突出的就是教會的立場和色彩。參與東光計畫的組織都是臺東縣的教會，沒有其他的非營利組織或團體。而教會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有其組織的願景和目標，也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例如在尚武生命教會的課後照顧，在吃晚餐前都要做謝飯的禱告，教師進行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會導入基督教的價值觀，例如保守身體的聖潔。教會的活動和計畫，也會導入課輔班的活動之中，或是和課輔班結合。例如每年的聖誕節晚會，會以課輔班的學生為基礎，排練歌唱、跳舞和戲劇等節目。聖誕節期間到尚武社區進行的報佳音活動，也會以課輔班的學生為基礎，並尊重學生家長的意願，到學生的家庭去拜訪。簡言之，教會將課後照顧視為傳揚基督教信仰、傳遞基督教價值的管道之一，而在這過程中，可能讓具有不同信仰與價值觀的家長感受到壓力或衝突，而不再讓學生到教會參加課輔。由於尚武社區多數的居民受到天后宮媽祖信仰的影響，因此尚武生命教會在推動課後照顧計畫上也必須面對學生原生家庭信仰所造成的限制。

陸、結論與建議

尚武生命教會是一個小、年輕而獨立的教會，處於一個居民多數信仰天后宮媽祖的社區，向外擴展面臨許多阻力與限制。但是由

於社區弱勢學童相當多，教會因此以課後照顧作為發展重點方向。自從於2012年加入新希望基金會的東光計畫，不僅讓課後照顧工作得到穩定的經費支持，而得以穩定而持續地進行，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寒暑假音樂品格生活營的活動，提供社區兒童與青少年才藝學習與生命教育的管道。此外，東光計畫所提供的週末特攻隊以及夢想之旅，讓社區青少年能有學習的榜樣，並激勵他（她）們去尋找夢想以及實現夢想的道路。檢視四年多來尚武生命教會實施東光計畫的成效，在補救教學、解決學生學習困難、提升學業成績方面或許效果不是那麼顯著，但是教會在陪讀、供餐、協助完成作業、生活陪伴以及品格教育等方面做得很實在。因此筆者認為，尚武生命教會確實達到了東光計畫的目標，為尚武社區的弱勢學童提供了一個穩定成長的環境。

另一方面，尚武生命教會的課後照顧也存在著明顯的限制有待克服。這些限制包括課後照顧師資不足，課後照顧時間不夠周全，以及學生原生家庭的信仰和教會信仰的衝突。師資不足的問題可以有兩種解決管道，其一是訓練教會或社區中有國高中學歷的婦女來擔任；其二是尋找鄰近大學，例如國立臺東大學的大學生來支援。第一種管道目前尋找人才不易，第二種管道較為可行，但必須克服尚武村距離臺東大學較遠，學生在交通往返上要花費不少時間與交通費的問題。課後照顧時間不夠週全的問題，由於主要師資Elim老師和筆者需要兼顧工作、家庭和教會，短期之間難以釋出更多的課後照顧時段。但這個問題對學生而言並不嚴重，因為他（她）們可以尋找其他的課後照顧資源，例如尚武社區發展協會的「兒少社區

陪伴扎根計畫」以及鄰近社區的方舟教室。至於學生原生家庭的信仰和教會信仰的衝突，教會可以嘗試多到學生家庭進行拜訪，並且多辦理親師座談會，邀請學生家長參加。教會如果能多和學生家長溝通與互動，或許能化解一些誤會和衝突。

最後，從東光計畫在尚武生命教會實施的例子，筆者想回應前述教育學者洪儷瑜「帶好每位學生」的整合研究架構。洪儷瑜指出弱勢學生的適應困難包括學業、生活和行為三方面，她也強調學校補救教育的規畫應包括生活、學業和行為三方面。筆者從尚武生命教會執行東光計畫的經驗，相當認同洪儷瑜所說弱勢學生適應困難包括學業、生活和行為三方面，但對於學校的補救教育規劃是否能涵蓋這三方面，則有所保留。筆者較認同上述曾世杰教授的看法，即補救教學相當專業，應該在學校徹底落實，民間公益組織要接手弱勢學生照顧，可以全心放在供餐、陪伴與作業指導上。東光計畫和尚武生命教會即屬於民間公益組織，在補救教學這個領域上，雖然有週末特攻隊的規劃，但從補救教學的專業水準來衡量，恐怕總是不足夠。而週末特攻隊的實際效益，還是以對學生的陪伴較為顯著。筆者因此認為，一個較實際的弱勢學生課後照顧體系，應由學校透過補救教學來改善學業這個部分，而生活與行為方面的改善，需要長時間的陪伴才能看見功效，應交由民間公益組織來負責。而臺東縣各社區中的教會，很適合擔任這個角色。

但是，從弱勢學生的課後照顧需求而言，教會所發揮的功能仍然有其限制。例如宋美慧（2008）研究教會課後照顧對於國小單親兒童生活適應之影響，指出社區照顧支持網路對於單親家庭及其子

女是重要的。社區照顧支持網路包括教會、學校、社團、社福機構、以及社區及政府資源。筆者認為這個觀點相當有價值，可以應用於一般的弱勢學生課後照顧的議題。筆者認為，弱勢學生的課後照顧，需要建立社區照顧支持網路，以尚武社區為例，就是需要建立學校、教會以及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互惠與合作關係，才能對尚武社區的弱勢學生提供完善而週延的課後照顧。雖然有學者（曾昱瑩，2009）指出，以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臺灣的民間課後照顧機構和國家的課後照顧機構彼此並不像合作關係，更像是互相競爭的狀態，但教學水準並不因競爭關係而提升，而是產生很大的落差，配套措施不完整使家長與學生在選擇上無所適從。但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如何促進國家機構（如學校）與民間機構（如教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資源整合與有效利用，是未來提升弱勢學生課後照顧品質可以努力的方向。

參考書目



- 宋美慧，〈教會課後照顧對國小單親兒童生活適應之影響〉（臺中：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林妙玲，〈台灣課後照護資源總檢討：政府民間齊力20億，但仍然不足〉，《遠見雜誌》267期（2008）。
- 洪儷瑜，《學習障礙者教育》（臺北市：心理出版社，1995）。
- 洪儷瑜，〈義務教育階段之弱勢學生的補救教學之調查研究〉，《師大學報》46卷第1期（2001：45-65）。
-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2002）。
- 陳思，《Let's Fly 飛吧！—張茂松牧師傳記》（臺北市：以琳書房，2016）。
- 陳淑麗、熊同鑫，〈台東地區弱勢國中學生課輔現況與困境之探究〉，《教育研究與資料雙月刊》第76期（2007：105-130）。
- 陳淑麗，〈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現況調查之研究〉，《臺東大學教育學報》第19卷第1期（2008：1-32）。
- 陳淑麗等，《弱勢學童讀寫希望工程：課輔現場的理解與改造》（臺北市：心理出版社，2009）。
- 黃瑞貞，〈臺東三處大陳新村的聚落發展與生活方式〉（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碩士

論文，2012）。

曾昱瑩，〈各國課後照顧政策及其對台灣「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政策之啟示〉，《網路社會學通訊》76期（2009.01.15）。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3 年度報告》（新北市：新希望基金會，2013）。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4年度報告》（新北市：新希望基金會，2014）。

新希望基金會，《豐收時刻－2015年度報告》（新北市：新希望基金會，2015）。

新希望基金會，《追夢攻略－2016第八屆東光計畫夢想之旅手冊》（新北市：新希望基金會，2016）。

蔡佩津，〈淺談台灣補救教學現況〉，《南華大學社會所應系網路會學通訊》105期（2012）。

鄭仲煊，〈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東臺灣研究》14期（2010：53-88）。

鄭勝耀，〈弱勢學生與補救教學之研究〉，《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第30卷第1期（2013：13-26）。

Boeijs, Hennie著，張可婷譯，《質性研究分析方法》（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13）。

Fetterman, David M. 著，賴文福譯，《民族誌學》（臺北市：弘智文

化，2000)。

Ogbu, John (1982). "Cultural Discontinuities and Schooling".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3(4), 290-307。

Ogbu, John (1983).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in Plural Societ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7(2), 168-190。